

(美) 巴斯克里
古 亚 吴 契 著 译

爱与被爱

学苑出版社



爱 与 被 爱

[美]巴斯克里著

古亚 吴契编

学苑出版社出版

(北京颁赏胡同4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千字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0册

ISBN7—80060—010—6/C1 定价: 2.20元

开卷语

近三十年来，西方学者对人的研究有一个新的趋势，即力求从人类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探索情感世界的秘密，例如喜悦（查尔斯）、寂寞（马斯达克斯）、勇气（迪里契）、孤独（萨特）、爱（弗洛姆）、自我实现（马斯洛），目的在于发现真实的自我，塑造自己生命的模式。他们不把人当作外在力量改造的对象，而致力于发掘人的内在潜能。《爱与被爱》就是这股浪潮中的一个浪花。作者巴斯克里在任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时，开设了一个“爱的班级”，向学生进行品格教育。这本书就是他们在学习中对一些人生问题的领悟。既植根于实际，又富于哲理。东西方文化背景虽有不同，但他们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完美，和我们并无二致。

11/5/1972

在人类语言中，恐怕没有比“爱”这个词更为敏感了。道德家怀疑它隐含邪恶；好色者解作纵欲；世家子弟则视为庇佑的灵光；革命者看作是自我牺牲；而根据基督教教义，爱是上帝和人联结的纽带。某些理论家认为“人类之爱”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花招。历史学家也力图证明爱不能决定人类的行为和个性，不能影响社会、思想及道德方面的发展，更无法改变历史的行程。尽管如此，各阶层人士还是有一点共同性：都需要爱和被爱。

在存在着阶级压迫的条件下侈谈“人类之爱”，当然是一堆废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严厉批评过克利盖“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的东西”是“自甘堕落”。克利盖设想共产主义是一种“爱的宗教”，而且把世界革命运动归结为爱和恨的搏斗，鼓吹“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用“爱的光芒”照亮“爱的王国”，使“饿的人有饭吃，渴的人有水喝，裸体的人有衣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爱的呓语将使男女两性都变得神经衰弱”。因为无论爱是如何炽烈都融化不了阶级对抗的冰层。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在任何情况下都对爱持否定态度。在“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之后，马克思说：“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说得现实一点，就是在人民内部，人人都应感受到爱的温暖。

爱是经过学习产生的情感反应，如果人被当作野兽豢养长大，就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在“文化大革命”中七斗八斗，并没有造成“纯而又纯”的净土，却落得罪恶丛生，人和人

之间充满敌意，互不信任。这是民族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倒退。事实证明，只有“用爱交换爱”，才能免于内耗，把人民团结起来，奔赴一个目标。

不必讳言，生而为人，就有身体和情感方面的需要。除了衣食居住的满足，还需要精神上的满足。他需要有人关注、有人赞赏，听他倾诉，给他抚爱，如果他不被接纳，就会感到孤独，甚至感到痛苦不堪，生不如死。所以，齐克果说：“只有负责任的爱才能免于绝望，给人以持久的安定和快乐。”但是人又想成为独立的“我”，在群体中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如果他的个性被压抑，被扭曲，同样会感到不幸。生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感到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沉重的精神压力，不是来自仇恨，而是来自冷漠。人们这样嘶喊着：如果有人恨我，那证明我存在，他从我身上某些情绪、某种行为感受到不快，因而生恨，那我还有机会改变自己，设法和他“沟通”。而冷漠却是无视你的存在，你被人一笔勾销了。福克纳也说：“假使让我从苦痛和一无所有二者中选择其一的话，我会选择痛苦。”存在主义者甚至表明，只有自杀才能证明自己生存过。这说明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性如何作着痛苦的挣扎和反抗。萨特自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锻造出的怪物，他是在这些基本条件之上进行自我设计的。在我国经历过那样的社会大动乱之后，萨特的思想在我们青年中间引起某种共鸣，是不足为奇的。人们失去了信仰。上帝死亡了，资本主义绝望了，社会主义僵化了，因此，怀疑人类还有没有希望。资本主义该死不死，社会主义该活又活得不那么好，没有那么大吸引力。这就是出现世界性精神危机的一个原因。目前在

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改革浪潮，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它给人类带来了一线光明。

许多学问家象柏拉图一样，以为精心设计出纯洁无私、忠诚正直的人，就能建造一个理想国家，不了解人在伟大的境遇中会变得高尚。卢梭设计的理想女性具有各种美德，却找不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她要寻找的是一个人，可是所遇到的尽是猴子。反之，在那些“猴子”眼里，她也是一个怪物。马克思说得好：“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你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吗？你要实现“自我”吗？那就请你投入社会改革中来吧。

但是最困难的也许仍然是如何在人和人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如何使“我”成为合群的“我们”，而又不丧失自我。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发现单个人的本质并不是自己决定的。社会要我们去适应它，传统也把恐惧心、羞恶感灌注我们的心灵。（照马克思的说法：“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就连我们的父母、伴侣、朋友，为了自己的便利或兴趣，也要以爱的名义，按照他们的愿望来塑造我们。我们几乎没有可能保持纯粹的自我，他们总要我们丧失自己。其实，每一孤独的个人都是完美的；而每一完美的个人也是孤独的。诗人这样歌唱：“我爱你不仅为你之为你，而是同你一道我的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恩格斯很欣赏海涅的话：“每个人自己都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构成罪恶总是需要两个人。”人的自我是在他人中完成的。

人创造了上帝，也创造了魔鬼。没有对魔鬼的恐惧，也就没有对上帝的敬畏。砍掉了树木，也就消灭了森林。要克服这种矛盾，只有尊重别人的选择，不企图改变别人，因为强加于人的东西，不是爱而是痛苦。爱是奉献，不求回报；爱是分享，不会减值，只能增值；正如黑格尔说的：一个火炬点燃了别的火炬，并不失掉它的光明。人付出爱，也就被爱。爱使人合一，不是分裂。大至治国安邦，小至谈情说爱，都是求合，而不是求分。分比合容易，合要两厢情愿，分只须一厢情愿。

常听一些老人抱怨说，在一些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上同有些青年对话，很少有共同语言，你讲事物的本质，他却讲事物的结构和层次。恐怕这是岁月的过失。看来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有一种逆反心理，凡是你拥护的，我就要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就要拥护。其实，上山和下山是同一条路，此岸和彼岸距离一样远。不看事物的层次和结构，又怎么会看到事物的本质呢？用象棋去和跳棋对话，就没有办法沟通。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思路，不执着于非此即彼，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讲个故事吧。据说马克·吐温的母亲对最凶恶的人或动物，都能想出爱他们的理由。有一次孩子们诱她替魔鬼说好话，一个接一个咒骂魔鬼，她却说：“魔鬼是坏，但是人们是否善待过魔鬼呢？”

爱的绝对律令是把人作为人，人的关系是平等关系。

爱，需要理解，需要宽容；有了理解，也就有了信任，有了爱。

何家栋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目 录

爱是生活	(1)
爱	(21)
爱不是生而知之	(21)
人人需要爱和被爱	(31)
爱是什么	(33)
爱不分年龄	(41)
爱路难通	(45)
爱需推己及人	(50)
爱要排除僵化	(55)
爱包含责任	(59)
爱肯定心灵的需要	(68)
爱使人坚强	(75)
爱与被爱	(79)
我们为何不敢彼此相爱	(79)
上篇 促进互爱关系发展	

的因素(88)
下篇 促进互爱关系发展 的建议(145)
人性与爱(173)
从自我开始(173)
充分实现自我(177)
成熟·选择·超越(193)
人性回归于完美(219)

爱是生活

(欺骗他人的爱，是一种最可怕的
欺骗行为。无论是在今生或来世，都
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罪过。)

——齐克果

1969年寒冬，学校里一位聪慧的女生自杀了。她的家境看来还算不错，学习成绩优异，人缘也好。可是在一月里的某一天，她开着车，直向洛杉矶帕利塞德绝壁驶去。她把仍然发动着的车子弃置崖边，纵身一跃，坠落到下面的岩石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她没有留下片言只语，死时才二十岁！

我怎么也忘不了她的眼睛：慧黠，有神，灵敏，充满希望。

我常扪心自问，如果现在看到她的双眼，我又能从中知道些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碰到各种不同的

人和事，一旦物换星移，绝不可能再遇到相同的情景了。我并不为她的死感到内疚。只是想或许当时我可以为她做些什么。

那一年，就是由这个问题引发，学校让我开了一个实验班，学生可以自由参加，随时可以离席。我既不想让它成为精神治疗中心，也不想让它成为社交俱乐部。我是个教育者，不是精神病医师，这个班级应该有明确而轻松的课程，能引发学生广泛的兴趣，来探讨人生种种课题。如果跟我交谈的学生，能比以前更加关心生命、生活、性、成长、责任、死亡、希望和未来，我就满足了。很显然，这些问题都环绕一个主题，就是“爱”。我叫这个班为“爱的班级”。我想这或许是唯一开设这门课程、师生一起学习爱的大学。我们在星期二晚上聚会，大家随意地坐在地板上讨论、聊天。我并不讲授什么是爱，我只是和学生一起在爱中成长。在随后的日子里，有几个学院给我们寄书籍，有的教授自动讨论我这些计划，但也有些同事莫名其妙地嘲弄说：这个班级是否需要实验室？是否有实验课？即使如此，这个班学生人数还是不断地增加，我们不得不限定每年只收一百个名额。学生的年龄各不相同，从新生到即将毕业的学生都有。他们对“爱”的含义各有不同的理解。

这本书是“爱班”的延伸。我并不期望它成为一本专门性学术著作，只想让读者分享我和学生一起学习的心得——可以说：是班上的学生和我共同撰写了这本书，实际作者超过了四百人。

我们从未试图为“爱”下定义，我们都觉得彼此在爱里不断地成长。爱是无边无涯，毫无定则可循的。就象一位学生

所说：“我发觉爱最象一面镜子，当我爱着对方时，他变成我的镜子，我也成为他的镜子，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对方心中的爱意。”

在生活中可以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总是讲：“我心中充满了爱，我对爱坚信不移。”可是当他们向女服务员“哪儿有水？”的时候，态度却是那样蛮横无礼。

只有当你用行动表明了你的爱时，人们才会相信你。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是充满爱的呢？首先，他们必须热爱自己。事实上，如果你不爱自己，你将永远不会去爱他人。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无关轻重。每个人都有一些别人所不具备的东西。

犹太作家爱拉·威索尔曾这样精辟地写道：当我们告别人世去见上帝时，他不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成为救世主？你怎么没有发现解决某某难题的办法？”而他将会问：“你为什么没有成为‘你’？”

一天，我班上的一位姑娘说：“现在我知道了，自己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精神上感到很痛苦，因为我希望每个人都爱我，而这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可以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鲜美的李子，可还是难免有对李子过敏的人！”这话讲得多么深刻！接下去她又说：“如果别人想要香蕉，我也可以使自己变成一个香蕉，但我将永远是个二等品，其实我本来可以成为最出色的李子。如果我耐心地等待，那么喜欢李子的人就一定会出现。”这是因为，假如你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不做李子，而把自己变成香蕉，那么，他们又会说，应该把这个香蕉一瓣两半，这时候，你就会进退两难，不知自己为何许人了。

如果你面对你内心的“自我”，握握手说：“喂！这些年你究竟到哪儿去了？现在我们又来到一起了，让我们一道向前走吧。”那么，你将会发现你身上蕴藏的潜力是无限的。

然而，你如果就此止步，这个自我发现只不过是得到一点自我陶醉而已。只有当你认识到“我们”这个“大家”，并把爱献给他人的时候，你才会成为真正的“你”。

有一次，我乘飞机时坐在一个大学生旁边，他看上去似乎无所不知，在我们的交谈中，他每句话都带着“我”。最后我说：“你知道在这五百英里的空间旅行中，你讲了多少次‘我’吗？为什么不谈谈‘我们’呢？”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芝加哥机场遇到的一个人。当时，大雪漫天，我们被困在那里已有两天了。有的人一天到晚地叫：“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去辛辛那提！”然而，就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位妇女，她挨个儿走到带孩子的母亲面前说：“来，把孩子交给我吧，我要搞个幼儿园，给孩子们讲个有趣的故事，您可以借这个机会喝口水，上厕所或是买些东西吃。”

共处一个场合，同被风雪所困，可人们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答案在于：是否有一个强烈的意识，一个为他人着想，努力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的意识。在你这样做了以后，你将会从中得到幸福和快乐。

你们在开始一天生活的时候应该提醒自己去爱他人，应该努力去发现世间美好的事物，那么，从外界的反映中，你将发现一个可爱的自我。假如在你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紧紧握着你的手，这说明你在一生中未曾伸出

友爱之手去帮助他人。

看看你的周围吧！在你身旁就有一个孤独的人需要得到爱的温暖，还有个态度不好的女售货员需要引导和鼓励。这些不都是可以去做的吗？这些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之举，可是做与不做却大不一样。如果真正把爱这个巨大能源释放出来，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城市托到空中！

生活本身不是一个目标，而只是你走向某个目标的过程。目标的实现要靠一步一步地走，如果这每一步都迈得扎实而有意义，这就意味着生活。而且，你将不会在告别人世时为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而叹息。

爱是一种很有学问的现象。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心理学家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是事实。尽管有许多人不以为然，我们却相信在每人心中的一角，都有爱的地位。

心中有爱，就可以给予，若是没有，便无可付出。事实上，爱并不是施舍。不是吗？爱是分享。我能与你分享我所有的爱而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它没有离我而去。即使给予每个人同样的爱，我依然拥有爱的动力，而且它只能增值，不会减值。人类本身有许多奇迹，而爱就是最大的奇迹。

现在提及爱这个字眼，往往成为众矢之的，似乎它隐含着某种罪恶感。我每次到某地演讲时，总会有人问我：

“你要谈‘爱’吗？”我回答：“当然！”“那你的题目是什么呢？”我回答：“我们就称它为‘爱’好了！”于是大伙儿便侧目而视。迟疑片刻后才有人说：“对于这个题目，外界会怎样议论呢？”我只好将题目改称为“行为修正者的影晌”。人们才欣然同意，一致认为这个题目听起来比较能被接受，也较为科学。

爱确实被科学家们忽略了，这真让人惊讶难过。爱是我们生活所必需，也是我们一直不停在寻觅的，而且不管任何阶层的人士都需要它。我们可以假定爱是通过某些神秘的生活力量产生在我们身上。写过《爱的力量与方法》这本书的索罗金作过精心的研究，他发现几乎每个人在爱的道路上都走错了方向，而且颇为这种现象担忧。史怀哲也说过：“我们是如此紧密地相处在一起，然而每个人却寂寞地终其一生。”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过去需要爱，现在需要爱，但是正如索罗金所说：“一个冷静的心灵尤其不相信爱的力量，而称它为自我欺骗、心灵麻醉剂、不科学的空想。”索罗金又说：“我们都试图证明爱不能决定人类的行为和个性，也不能影响社会、思想及道德方面的发展，更无法改变历史的方向，我们对于形成文化和社会制度中爱所起的作用怀有偏见。在感觉世界中，爱似乎是令人无法置信又不科学的，甚至是某种冥顽不灵的东西。”这正是我们目前的心理状态：相信爱是偏执、迷信又不科学的一派胡言。

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些杰出的人文学家、心理学家如罗杰斯、马斯洛以及赫伯特·奥托等人正在进行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他们都发现：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身上的潜能，只是整体的一小部分，还有许多潜能并未展露出来，如果我们想要飞，就可能真的飞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有如此特殊的能力，可以感受到各种颜色，有优于老鹰的锐利眼光，胜于猎犬的嗅觉，更有一颗开阔而为梦想所充盈的心灵。然而我们却只满足于现有的这么一点点能力。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成为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如果生命的整个过程是迈向变化、成长、

观察、感受和接触等等，那就不会有乏味的时刻。我大声地告诉学生们：“仔细想想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拥有多少神奇的潜能啊！”

我们似乎很少称赞一个人独特的地方：说一个人的个性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经验所形成，我们是会同意的。但是有一点却被我们忽略了。你的这些特点是和别人完全不同的，它能决定你对这个世界持什么样的观点，也能使你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人。令人忧虑的是，我们好象正在抛弃自己的特点：我们都不强调独特，也不鼓励别人发展与众不同的特点。

教育应当帮助个人去发现、发展个人独特的本质，然后让人知道如何与别人分享它。如果别人都这样对你说：“你这样很好，独特而出众。请显示你的独特之处，让我也能学习一下。”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然而我看到的却是做出种种的努力，使每一个人都模压成型，成为别人的影子。

几年前，我以学生身份再度进入教室时，吃惊地发现：似乎一切都没改变，和以前一模一样。美术老师快来了，你还记得我们一向是如何将东西准备好，然后期待着美术老师吗？把画纸铺在桌上，拿出蜡笔，静静等候着。最后却进来一位愁容满面的老师——你不禁要为她感到难过。她从另一个班级跑来，匆匆向级任老师点个头，转身对我们说：“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要画的是一棵树。”她走向黑板，画了一棵顶是绿色大圆球，下面是棕色细树干。它象棒棒糖，你从来不会看见过一棵这样的树，但是黑板上却有一棵棒棒糖树长出来了。美术老师说：“好了，同学们，开始画吧！”于是

大家开始忙着画起来了。

假如你有感觉，哪怕年纪很小，你也会了解美术老师真正需要的是你们照原样画一棵树。你画的愈象她所画的，分数就愈高。如果你交上一棵棒棒糖树的画，她会说：“这真是一张好画。”然而，这儿却有位小学生知道这位美术老师可能从来没见过树，而他却真正的认识树。他爬过树，抱过树，从树上跌下来过，也听过微风吹拂树枝的自然音乐。他确实认识树，知道树绝对不是棒棒糖这般长相！因此他用紫、黄、棕、绿等颜色画了一棵色彩缤纷的树交给老师。美术老师却失声尖叫：“你的脑子有毛病啊！”

有一个很好的童话，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它叫做“动物学校”。我所以喜欢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虽然荒诞却又那样真实。有识之士把它当作笑谈，而改变它却无能为力。

有一天，几只动物在森林里聚会，他们决定开办一所学校。负责的是兔子、鸟、松鼠，还有鱼和鳗。他们组成了学校的董事会。兔子坚持赛跑必须列在课程之内。鸟则坚持飞行为课程之一，鱼认为游泳是最重要的，绝不能漏掉。松鼠则说垂直爬树是必修课。最后董事会采纳了所有的提议，排列出课程表，规定学员必须学习所有的科目。兔子虽然在跑步方面得了A，垂直爬树它就晕头了，它总是往下滑。不久，它突然觉得腿脚笨拙，脑筋不灵活，再也不能跑了。它的跑步成绩从A一直落到C，垂直爬树则一直拿F。鸟翱翔于天空时，姿势真是美极了，但是地上挖洞的功课却使它头疼万分，它的嘴巴也要不断地用力往下啄，翅膀一直拍打着，可是无济于事。不久，可怜的鸟儿飞行得了C、挖洞得个F，而垂直爬树更是一塌糊涂。毕业时代表全班致毕业词（通常由